

有哪些令人浑身发抖的故事？

这一整个村子里的女人，都是买来的。

我被拐卖了。

当我意识到这件事的时候，迷药的药效刚褪去，意识模糊，手脚麻木，身体冰凉。

我被人关在一个密闭的小空间里，摇摇晃晃，我猜测这里大约是车后箱。

嘴上贴着厚胶布，鼻尖渗出粒粒汗珠，呼吸困难，我使劲眨了眨眼，试图看清些东西。

我支吾了几声后，车停下了。

冷冽的空气凶猛地灌进来，路灯惨白的光打在我身上，现在是晚上。

两个男人正盯着我看，其中一个粗暴地按住我，另一个二话不说就往我身上揍，



「老实点！」

疼痛顿时蔓延全身，我不敢叫唤，死命忍着，憋得眼泪直往下流。

因为害怕他们会有更粗暴的行为，我没有抵抗，也没有挣扎。

我要忍耐，逃跑，会有机会的。

车子再次启动，这一次却一直没停，一直开一直开。

我忍受着手腕的酸痛，一直等一直等，盘算着自己的处境。

我不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，前路茫茫，等待我的是绝望、未知、黑暗和恐惧。

缺水的感觉逐渐强烈起来，我不知道到底过了多久，只觉得再不喝水自己可能会被渴死。

车停了，后车厢再次被人打开。

我突然被暴露在空气和烈日下，连眼睛也睁不开。

人贩子薅住我的头发往外拽，我支吾着想说几句话，却发现自己嘴上还蒙着胶布，只得忍着头皮上钻心的痛跟他走。

我眼泪痛得直往外流，却连求饶的话也说不出。

我像一袋垃圾，被随便地扔在一间屋子里。

一个头发半白的老太走了进来，两人站在房门口用我听不懂的话交流了一会。

老太身材矮小，有些臃肿，脸干巴巴地皱缩在一起，一对精亮的小眼睛不时往我这斜几下，像是打量一件商品。

这空挡，另一个人贩子又走进来在我腿上摸了好一会，如狼似虎的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我。

我低着头，不敢说也不敢动。

好在他没有进一步的举动，外面传来几声叱喝，他恋恋不舍地起身走了。

我打量着这间屋子，墙壁斑驳，家具都有些旧，被单也有些泛黄，顶上一盏蔫黄的吊灯，厚重的窗帘被拉得严严实实。

老太再次进门，走到我面前，毫不手软地撕掉胶布，震得我的嘴又痛又麻。

她面无表情，骂骂咧咧地吐出我听不懂的词，抬手扇了我几个响亮的耳光，我的脸颊开始烧起来，发红发烫。

我又怕又懵，不明白是个什么状况。

她骂够了就出去，没有管我。

我跪坐在墙边，双脚发软。

跪了不知多久，门外传来老太的叫嚷，还有一个模糊的男声，可能就是这家的主人。

我全身上下一阵颤栗，大脑瞬间清醒

——我知道下一秒走进来的这个人，会决定我在这里的命运。

会是一个又丑又凶的糟老头吗？

我不敢想。

门开了，一个高瘦的男人走进来。

他在我面前站定，低下头打量我。

后背止不住地颤抖，冷汗也浸湿了衣裳，我小心地抬起头，看着他。

这人看起来二十出头，一张脸干干净净，皮肤黝黑，头发乱蓬蓬的，应该是常年在地里干活。

他毫无波澜地看着我，像一匹草原上的狼，盯着他的猎物。

「你，你会说普通话吗？」我轻声发问，不想惹恼这个人。

「会，上小学老师教过。」他仍盯着我。

我理了理思绪，抬头坚定地看着他：「我知道我被卖过来了，必须留在这里给你当老婆。我认了，所以我不会跑，我只想少受点苦，好吗？」

他有些惊讶，仍旧盯着我看。

「我绝对不会跑的，帮我把绳子解开好不好？就算我要动手也肯定打不过你。」

「你相信我，我绝对不会跑的，帮我把绳子解开好不好，我疼。」

他木讷着一张脸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，帮我解了绳索。

「我叫小南，南风的南，以后就是你老婆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我尽力露出一个笑容，想让他放下戒备。

「张洋，海洋的洋。」他回答道。

02

我被卖到了山溪村，据说从最近的镇子开车到这小破村也得六七个小时，穷乡僻壤不足以形容这里的偏僻和落后。

那晚我瑟缩在床脚，双手抱膝，静静听着门外两人的对骂，都是方言，我虽然听不懂，但也大概知道老太并不相信我愿意留下来。

山溪村的男人娶不到老婆，只能请人贩子卖女人进来。

张洋告诉我，这里的姑娘都是被拐卖来的。

夜很深了，这里的夜安静得十分诡异。

张扬开门进来，我低着头，不敢看他。

「太晚了，睡觉吧。」他背朝我躺了下来。

我仍旧抱着膝盖，望着月光照透的窗帘，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

之后的几个月里，我被老太差使着做了各种脏活累活，砍柴、挑水、倒粪……一旦做不好便是一顿打骂。

我这位婆婆脾气有些古怪，虽然我已经能熟练地干活了，她依然时刻紧盯着我，稍不如意就打骂我，好像生怕我跑了似的。

我不知道逃跑会是什么后果，不知道被抓回来又会是什么样。

至少，不会像现在这样，还把我当成个人。

这一切，如果是梦该多好。

我委身于张洋后，发现他以前没有碰过女人。

我知道村里的女人都是可以卖的，便问他为什么不找个妓。

「不知道。」他说：「娶老婆，不找妓女。」

我渐渐能听懂这里的方言了，也逐渐习惯了这里无比落后的生活方式。

张洋待我不差，他确确实实将我看作他的老婆，我也每天堆砌起甜蜜的笑容，以展露自己所谓的幸福。

这晚，张洋兴高采烈地冲进屋子，递给我两片面膜：「这是马老板给的，今天他来村里喝喜酒。他们说，女人用这个，皮肤好。」

我咧嘴笑笑：「嗯，正好我皮肤最近有点干。」

「明天老李家还办酒，你想去吗？」

「有什么喜事吗？」我拿出一片面膜往脸上敷。

「他第八个老婆怀孕了。」

手一抖，面膜上的精华液滴进了眼睛，我不做声，继续将黑色的面膜贴到脸上，冰凉的感觉顺着皮肤蔓延，再睁开眼，我的眼睛血红一片，火辣辣地疼。

「好呀，我想去。」我咬着牙竭力微笑。

03

那一晚，夏蝉的叫声很响，震得人耳根子疼。

我坐在大圆桌前，张洋坐在我右边，紧紧地拉着我的手。这桌基本上是五六十的老伯，张洋在他们中最年轻。

算上我一共三个女性，我左边坐的是周姑娘，周姑娘左边是她老公赵文，已经是个地中海的油腻大叔了。



周姑娘看起来不超过三十，皮肤白皙，口红和眼影都很深，和赵文几乎没什么交流。

这种小破村，哪里去搞化妆品？

「周姑娘被马老板包养着，时不时送点首饰和化妆品。」张洋说。

「赵文没意见吗，周姑娘是他老婆。」我问。

「反正有钱拿，有什么意见，也没感情。」

我对面是赵武，旁边是他媳妇。

那姑娘脸上沾着泥巴，一头长发比鸟窝还乱，耳朵红肿，脖子上都是乌青和淤伤，穿着破麻布做的衣服，赤着脚。

赵武喊她吃菜，她没什么反应，呆呆地盯着碗筷发愣，气得赵武扇了她一巴掌，直接扇得嘴角出血。

小姑娘仍旧一动不动，眨着眼睛，像个被玩坏的洋娃娃。

赵武啐了一口，薅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地上一顿毒打，一边打一边骂：「臭娘们，听不懂人话是不是，早知道当初就叫他们轮了你，老子买你买整的，白费钱！」

人贩子卖姑娘，分整的和残的，整的就是完好无损带过来，残的就是被人贩子先玩过，整的价格比残的高一倍。

我就是整的卖过来，这也是张洋告诉我的。



小姑娘双手捂头，不哭不喊，等赵武揍得没力气了，她仍蹲在地上，身体抖得像筛子，破麻布下的皮肤没有一块完好。

我看着她身上的伤痕，心里又害怕又愤怒。

但其他人却像看不见这场景，依旧吃饭夹菜，我实在吃不下，后背的冷汗一层叠着一层。

如果不能讨好张洋和老太，我会是下一个赵武媳妇吗？

被卖过来的女人，大部分都是赵武媳妇这样的，也有少部分是周姑娘这样的，那我呢？

我的出路在哪里？

酒席途中，一个助理打扮的男人走过来，对周姑娘说了几句话，她便起身离席了。

又过了一会，那个助理走到张洋身边说：「老板听说你老婆今天也来了，叫你俩一起过去喝一杯。」

张洋沉了脸，拉住我的手说：「你要是不想去我们可以不去。」

我看向他：「没事，去吧，别让老板不开心。」

他拉着我的手，我们绕过几张大圆桌，来到里屋。

屋里摆着一张深褐色长方桌，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。

马老板五十来岁，头发稀疏，牙齿发黑，挺着啤酒肚，眉眼上扬，有一副张飞似的凶相，嘴唇厚得像没晒成的牛肉干，脖颈很粗，西装领口大开。

他一边坐的是周姑娘，已然喝醉了酒，另一边坐了个穿开叉裙的美女。

「来了，小张，坐。」

我和张洋坐了下来。

马老板拿起一根烟点燃，跟我们讲着客套话，说话时一直盯着我看，从头发尖看到脖子，再到胸部，那是一种贪婪者的眼神，一种觊觎者的眼神。

「来，小张，喝两杯。」

我和张洋不敢拂他的面子，只得喝了几杯，然后这无赖就提出了他的要求。

「小张，我马兴飞待你不薄吧，我给你一千，叫你老婆陪我一晚。」

一千，在山溪村不是个不小的数目。

我小心地看向张洋，张洋的脸色立刻沉了下来。

「不行，她是我老婆，不陪别的男人。」

「不过一个买来的下贱货，一千块够你再买一个了吧。」马老板吸了口烟。

「不行，这事不商量。」张洋摇了摇头。

马老板弹了弹烟灰，给助理使了个眼色，那小助理立刻离开了小屋。

「小张，我知道这是你第一个女人，有点舍不得。你放心，就今晚，让她陪我，明天她还伺候你。」

「不行。」张洋仍旧强硬。

房间里一时安静得不行，周姑娘和开叉女都是看戏的表情。

僵持着，老太跟着助理进来了。

「两千怎么样？」马老板放下烟头道。

「好啊好啊，马老板愿意，是我们家的福气。」老太一听加价了，眼睛笑得都眯成了一条缝。

「不行，她是我老婆，我说了算。」

张洋像是铁了心，马老板加到五千，他仍不同意。

老太气急了，站在那「你你你」你了半天也没说出个下文来。

「小心我把你家地搞没。」马老板开始放狠话。

老太更急了，连连给马老板赔不是，然后揪住我的衣领甩了我两巴掌。

「下贱的东西！当初就不该买你！」

张洋拉开老太，骂了几句脏话，对马老板说，

「马老板，我张洋敬重你，知道你是个人物，但我老婆，你不能动。」

我听到周姑娘轻轻「喊」了一声，她点了根烟，看也不看我。

张洋拉着我走出小屋，老太还留在屋里破口大骂。

04

李家喜宴第二日，我挎着一篮子青菜走在村道上，碰到了周姑娘。

她穿一条黑色小皮裙，马尾高高束起，红唇热烈，抱着双手站在路旁，好像在等我过去。

「周姑娘怎么在这儿？」我攥了攥手中的竹篮，挤出一个浅笑。

「不必客套，我只问你，想不想离开这里。」她不等我开口，继续说道：「我被卖来这已经四年了。虽然现在是衣食无忧，但女人的青春不长，等我年老色衰，马兴飞不再养我，没有人会把我当人看。」

我俩站在村道上，南边是马兴飞的地盘，北面是远山，远山上盘着若隐若现的公路，那是连接外界的唯一通道。

「向南，还是往北？」我问。

那会是傍晚，夕阳的余晖在地平线上徘徊，把周姑娘的头发染成好看的金色。

周姑娘没说话，转身望着北面的山。

我笑了笑，从竹篮里摸出一颗菜：「吃青菜吗？」

她愣了一下。我仍笑着，把菜往前递。

她接过青菜，定定地看着我：「这菜是生的，怎么吃？」

「放心，下次我烧给你吃。」我绕过她向前走去。

这段对话，成为我们彼此间的暗语，只是没想到同样的话在三年后再次出现时，周姑娘已命悬一线。

我往回走路过李家的猪圈，十来头白胖的猪崽挤在一起，猪粪的臭味扑鼻而来。

里面有一头猪十分瘦小，身上还盖着一床黑色的毯子。

我觉得奇怪，探出头仔细看了看。

那头猪突然转过身，我这才看清，那是一个人，一个女人。

一个赤身裸体，被养在猪圈里的女人。

那女人额头上堆着几道深深的皱纹，眼眶凹陷下去，嘴唇发灰，牙齿残缺不全，口水从嘴角流下来。她干瘪的乳房像两个沙袋一样垂着，腰部以下有红色的抓痕，指甲很长，整个人瘦的像猴。

她见着我，突然睁大了眼睛，张牙舞爪想要冲过来，我吓得后退几步，跌坐在地上。

「快跑啊！别傻坐着！」周姑娘冲我喊。

眼前的女人疯狂地摇着篱笆想要冲出来，她嘴里喊的已经不是人话了，很凄厉，我听着胆寒。

我奋力站起来，什么也不顾地跑起来。

我不知道自己往哪个方向跑了，只是一味地跑，眼前总是闪过那女人的样子。

我曾以为自己被拐卖到山溪村，似乎也没有想象中那般生不如死，除了日子苦了点，倒也过得下去。

原来是我运气好，没有见到黑暗。

受不了了，再也受不了了，我像躲在镜子后面的胆小鬼，一直麻痹自己不去想阴暗的东西，而猪圈里的女人，彻底打碎了这面镜子。

我跑了很久很久，用尽了所有力气，我放声大哭，泪水大颗大颗地砸在地上。

我想要马上逃离山溪村。

天色完全黑了，跑累了，我停下来。

远方有亮光，四周只有一层又一层泥淖般的黑色，植物高得吓人，而头上只有一轮冷气森森的月亮。

「张洋，你在哪里啊……」我一边哭一边呼唤张洋的名字。

被卖以后我一直戴着面具生活，刻意去讨好他人，唯唯诺诺，任劳任怨，这时候我只想放肆地大哭一场。

不知道哭了多久，我慢慢平复下来，远方的灯火早已熄灭，我孤零零地立在大地上，如同棋盘上的弃子，只剩绝望。

又过了很久，我隐约听到张洋在叫我。

「小南——你在哪里——」

声音有些近了，张洋的声音拖得很长很长，划破了黑夜的死寂。

「我在这里——张洋——我在这里——」

我声嘶力竭地朝夜空喊着，像求生者奋力去抓悬崖的边沿。

「小南——别怕——我来找你了——」



我哇的一声又哭了出来，继续对着无垠的黑暗大喊。

「我在这里啊——我在这里——你快来找我啊——」

我看到一盏摇摇晃晃的夜灯越来越近，我也摸索着向灯的方向走去。

「你看，我找到你了。」

张洋笑了，我也笑了，边哭边笑。

「周姑娘来找我说你被李三娘吓得跑到上村去了，我想你不识路，就来找你了。」

山溪村分上下村，张洋的家在下村。

我们回到家，小屋门口，我看到老太弓着背的身影，她拄着拐杖望着路的这头，不说话。

「妈，我回来了。」

05

猪圈里的女人是李三娘，老李的第三个媳妇，生过一个女儿，那女儿后来被老李卖给了别村的人。那之后李三娘就疯了，见到年轻女人就以为是自己的女儿，扑上去又抓又咬，最后被养在了猪圈里。

我走失那天，李三娘也从猪圈里逃了出来，第二天中午，她被人发现死在臭水沟里，死不瞑目。

那夜之后，老太对我的态度好了很多。

老太真正将我看做了她的儿媳妇，虽然依旧是那副凶狠的模样，但对我的打骂少了，心情好的时候还会给我个五元十元作为零花。

有一次，我陪她去溪边洗衣。

妇女大都来此地洗衣，一到下午这里就很热闹。

我对面是赵武媳妇，大家都叫她傻姑娘。

我一共见过傻姑娘三回，第一回是在李家喜宴上，第二回是在小卖部门口，第三回便是这次洗衣。

我正卖力地搓着衣物，傻姑娘一眨不眨地看着我。

「姐...姐.....」

我抬起头，她双手通红，显然是做了很久的活计，仍旧穿着那件破麻布衣。

下一秒，赵武的母亲赵二娘，也就是这傻姑娘的婆婆，站起身将一堆衣物猛地扔在她头上，砸得傻姑娘直接掉进了溪里。

「你没事吧！」我下意识地喊出来，想伸手去拉她。

溪水冰凉，傻姑娘浑身湿透，在水里扑腾了起来。

周围是一片哄笑声，有人指指点点，嘲笑她笨。



我默默地收回了手。

赵二娘叉着腰向我走来：「滚远点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李三娘就是被你害死的。」

我的大脑嗡的一下炸开了，李三娘赤身裸体的样子，张牙舞爪的样子，那晚最恐怖的回忆一下子涌了回来。

「别以为张洋对你好点你就牛逼了，一个臭婊子，还想蹬鼻子上脸，连马老板都敢晾？」

傻姑娘掉下去的地方冒上来几个水泡，她的黑发浸到了水里，像藤蔓般散开。

周围有妇女嗤笑。

「哎呦，你看看你看看，就是给打傻了，掉下去都不知道爬起来。」

「要我说也真是，赵武就该把她关猪圈。」

我一愣神，赵二娘又骂道：「你也就几百块钱，贱货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跟你说话呢！」

她举起手就要打下来。

我没有躲，在这里我不过是个蝼蚁不如的女人而已。

巴掌声很响，可我的脸却没有疼痛感，老太站在我面前，赵二娘捂住脸，尖叫了起来。

「你个死老太婆敢打我！」

「死三八！再叫我把你摁到水里去！说谁婊子呢你？在这里有人比你更贱吗？你是赵老头买赵娘子时候送的！一分钱没花，是人家玩腻了把你送到这里来的！还有脸说呢你？」

赵二娘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老太啐了一口，斜着眼瞪了她一会，拉起我往回走。

「不对，妈，傻姑娘还没上来！」

「来人啊，救命啊！有人掉河里了！」

「救命啊，快救人啊！」

我看着傻姑娘慢慢下沉。

周围越来越吵，女人们开始哭泣。

老太用拐杖拍了拍我。

「走吧。」

傻姑娘死了，尸体被捞起来的时候，她是笑着的。

我想起那天路过小卖部，几个孩子围着她转圈，唱他们编的歌，往她头上扔鸡蛋。

「赵家媳妇傻又笨，买个鸡蛋也不会，一年四季破麻布，回家还得挨钢锄，哈哈哈哈哈。」

傻姑娘睁着大眼睛，两只手抓着衣角，嘲笑声像一盆脏水，将她全身淋透。

我走过去，她却连连后退。

「不要打我，不要打我.....」

我帮她把脸上的蛋清擦干净，她看着我，眼睛里竟有了泪。

如果没有被卖到这来，她一定是个备受宠爱的姑娘吧。

06

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，安迪在狱中曾被姐妹帮纠缠，瑞德的旁白说：「姐妹帮一直纠缠安迪，有时安迪能击退他们，有时不能。」

李家喜宴拒绝马老板之后，张洋在村里被孤立了。

不过马老板并没用见不得人的手段，日子倒也还过得下去。

马老板派人送过礼，希望我能主动一些，也希望我劝劝张洋，礼物种类很多，香水、化妆品、丝巾等能讨女人欢心的东西都有。

我把这些东西托周姑娘转卖给村里的其他妇女，攒了些钱，一部分补贴家用，一部分自己留着，同时向马老板那边撒着谎，

说张洋有点动摇之类的假话。

可这不是长久之计，我瞒了小半年，马老板的忍耐也到了极限。

那晚日落不久，我从小卖部买了些日用品往回走，小助理开车来堵我。

我强忍着想要逃跑的心，拖着脚步继续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往身后扔东西，期盼有人能跟着日用品，顺藤摸瓜找到我。

「老板等你很久了，希望姑娘不要让我们为难。」

我回头望了望一盏路灯都没有的水泥路，一直延伸到村的另一头。

有时候我们能击退黑暗，有时不能。

我被带到上次那个明黄色的小屋里，马老板坐在长方桌前，烟灰缸里满是烟头。

可这次没有周姑娘和开叉女，这次只有我了。

我看着他慢慢站起身，肥硕的影子越拉越长，将我的影子完全吞没。

「来了。」

「嗯。」



那两片厚厚的嘴唇贴在我身上，那双肮脏的手用力地揉搓着我的胸部，那沉重的喘息一声声呼出吐在我的头顶。床在摇晃，我盯着斑驳的天花板出神。

我曾以为这间小屋是光鲜的，却没想到天花板竟如此斑驳，果然金钱打造的外表无法掩盖所有的丑陋。

这一晚，我从未期待有人来救我，没有希望，就没有失望，只是有点可惜，那些被我扔在身后的日用品。

我回到家时，张洋正从屋里出来，老太在劈柴。

小院内是一地百元纸钞，清晨的风凉飕飕的，纸钞飞到半空中转了很久，又落下来。

我们三个人谁也没说话，这一天过得很奇怪。

日子照常过着，没有人再提这事。后来有一晚，张洋去参加喜宴，喝了酒，回来抱着我一直哭，什么也不说，就是哭。

哭了很久，他小声地对我说。

「对不起。」

不怪你。

有时候我们能击退黑暗，有时不能。

张洋进医院了。

那天，马老板又接我去小屋，褐色的长方桌上多了一套茶具，看起来很名贵。

马老板搂着开叉女，随意地把玩着她的头发。

「给我泡茶。」

「我不会。」我头也不抬地答。

他突然怒了，一拍桌子向我吼道：「婊子！给你脸了？叫你泡就泡，还真以为自己多稀罕？」

我深吸一口气，拿起茶具摆弄起来，他一把打翻我手中的茶杯，茶水滚烫地溅在我手上。

「这么不情愿？我送你的东西还不够多吗？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」

「你是不是觉得，张洋会来救你啊？」

「贱人！呸！我告诉你，他就是来了这里，也救不出你！」

开叉女翘着二郎腿，笑得妩媚，将泡好的茶递过去：「老板，来，喝茶，消消气，小南姐可能心情不太好。」

他一口气喝进，又猛地将茶水喷在我身上，我的手因烫伤不住地颤动。

「马兴飞你快把她放了！」

「小南，你出来！」

「马兴飞，你他妈王八蛋！」

外面传来张洋的咆哮声，马老板点起一支烟，安闲地抽了几口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的手已经没了知觉，张洋冲进来的时候脸肿着，胳膊上都是青紫色。

「马兴飞！抢别人老婆，你他妈算什么男人！」

小助理跟着进来，拿着一根铁棍往张洋的头上敲下去。

后来，张洋被他们送进了镇上的医院。

马老板虽然财大气粗，却也不敢闹出人命。

老太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，马老板和他的人早就溜了，连医药费也没留下。

「儿啊.....」

老太的脸皱成一团，两片嘴唇嗫嚅着，原本精亮的眼睛里全是哀怨，转身扇了我两巴掌。

「滚！都是因为你，我儿子才要遭这种罪！」

疼。

「滚啊！当初就不该买你！」

好疼。

她嘶吼着，把我推出病房。

我在走廊过道上迷迷糊糊睡了一夜，冰凉的过道风吹着手上的伤口，我闭着眼，酒精的气味钻进鼻腔，丝丝冷气浸得人心寒。

「能不能通融一下啊姑娘，我们真的没钱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这个没商量的，已经给你们降到最低了。」

「姑娘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我儿子还年轻啊，他不能死啊。」

「不好意思，这个真的不行，您还是想办法筹钱吧。」

老太正拉着护士求情，头部重击，怎么想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。

我忍着恶心的眩晕感扶墙站起身，向她们走去。

「妈，您去照顾张洋吧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」

说实话我没有愧疚感，也没有负罪感，什么感觉也没有，只是觉得这样做比较好，只是觉得，昨晚那两巴掌，真他妈的疼



啊。

我在镇上转了一天，没有店愿意要一个身份不明的女人。

傍晚，我在镇子的小广场上遇到了一个小乐队，他们在卖唱，听了我的境况后，这群年轻人很高兴帮助我。

「下面这首歌，送给这位姑娘的丈夫，他现在正躺在医院里，由于没有足够的医药费，她的丈夫还不能得到及时的诊治。如果您愿意出一份力，我们将无比感谢，祝您今天愉快！也祝愿那位先生早日康复。」

乐队唱了三天，每天都有不少老头老太太围观叫好，但没几个人给钱，我更不能向乐队张口。

一个面馆老板娘听到我的情况后，愿意让我去她的店里打临时工，就这样我忙活了一个星期，凑够了医药费。

我把钱交到老太的手上，我们两人都松了口气。

我不欠张洋的了。

这段时间一直忙着凑钱，差点把逃走的事耽搁了。

老太要陪床，我要帮工，她不能时时刻刻盯着我，于是我从乐队那里借来了手机。

我躲在僻静的小巷里，颤抖着拨通了电话，内心警惕着四周，表面尽量装作若无其事。

「喂，我是小北。」话一出口，眼泪也跟着往下掉。

「小北！你在哪？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找你.....」

「你听我说，电话里说不清楚，我被拐卖了，马上定位这个手机，来找我。」

「好，我马上来。」

我害怕被老太或张洋或任何人抓个正着，准备挂电话。

「你要好好的，等我来接你。」

我蹲在地上哭的不成样子

——谢谢你们还没放弃我。

后来周姑娘问我，当时有机会为什么不逃。

我端着一杯苦咖啡，猛地灌了一口，

「因为我要他们下地狱。」

张洋养好病后，我再度回到山溪村。

一切看起来一如往常，只有我知道，我在蛰伏，我在等。

每每我闭上眼，又能看见猪圈里女人张牙舞爪地向我扑来，看见傻姑娘黑色的长发在水中泡开，看见马老板肥硕的脖颈在我身上起伏。

午夜梦回，我还会想到周姑娘的忍辱负重，想到老李的其他七个老婆，想到所有困在山里的拐卖女孩。

我在等一个机会，一个扳倒那窝人贩子的机会。

为了这个机会，我又苦苦等了三年。

08

我生不出孩子，为此挨了不少打骂。

老太很喜欢小孩，尤其是男孩，每当有小孩路过小院前，她都会叫他们来吃糖。

「这都两年了，你肚子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，以前医生说我体寒，不太容易怀孕.....」我弱弱地接话。

「唉，这个家少了点热闹的感觉啊，有个孩子就好了啊。」

「我知道，妈，你别难过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怪我生不出孩子。」我作势抹了一把眼泪。

「好孩子，不怪你，我这几天想啊，要不给洋洋再找一个，你觉得怎么样？」

老太拉住我的手，期待地看着我。

「当然好啊，我也想养孩子的，可就是生不出来，唉。」

「没事没事，等生出来一起养就是了。」

老太很高兴，笑得露出了两排黄牙。

人贩子来的时候是深夜，一个五花大绑的小姑娘被扔在了房间里。

「放开我！你们这群狗娘养的！有本事弄死我啊！」

小姑娘嘴里一直喊个不停，嘴角是血，脖子上青一块紫一块，短袖有撕裂的痕迹，牛仔裤的扣子没扣好。

和我来的时候一样，老太扇了她几巴掌，又骂了好一会，小姑娘终于安静了。

「良哥，谢谢啊，麻烦你了，又跑这一趟。」

原来这个人贩子叫良哥，我记得他的鹰钩鼻，左眼上有道疤，寸头。

即使两年不见，我仍然认得出来，魔鬼。

他也认出了我，歪着嘴角看了看我。

「看来你过得还不错。」

「是啊，多亏了良哥，我才能过的这么幸福，我老公和婆婆都对我很好，一直想找机会谢谢你。」见到他的时候我果然还是害怕了，脚在发抖，只能强撑着继续说：「今天太晚了，都不能请你吃饭了，有点可惜啊。要不过几天来吃个饭？」

「没空。」

「那要不等孩子生了来吃满月酒？」

「是啊是啊，满月酒一定要来吃的，多亏良哥了。」老太也点点头。

他没回答，抖了抖烟灰。

「大哥，走了吗？」是那个矮个子，摸过我的腿，他见到我露出了嘲讽的神情。

「女人就是骨头贱啊，被操过就乖了。」

我的笑容僵了一下，假装没听到这话，继续邀请他们：「下次一起来吃满月酒啊。」

良哥掐了烟，清了清嗓子：「行。」

车开远了，我回屋，张洋坐在厅堂削苹果，苹果皮长长地垂到地上。

「吃吗？」

「不了。」

我坐下来，盯着墙发呆，一时只剩下啃苹果的声音，很清脆。

「你快进去吧，早点做完早点睡觉。」



他没理我，兀自把苹果啃完，拍了拍手，走进了房间。

「滚啊！别碰我！」

我听见打骂声透过那扇门传出来，姑娘在尖叫，然后是喘气声。

「你们都不得好死……」

「给我闭嘴！臭婊子！早就被他们玩过了吧，装什么纯洁。」

我拿起一个苹果攥在手里，摸了摸它的表皮。

房间里没有声音了。

苹果红得通透，我拿起刀开始削，可我削的苹果皮却老是断掉。

我削了三个苹果，一个一个端正地放在小桌子上。

张洋出来时额上还带着汗珠。

「吃吗？」

「不了。」

老太早就睡下了，那姑娘也不知怎么样了。

「别浪费。」

说完他走进了房间，关上了门。

于是我一个人一点点吃掉了三个苹果，吃得我想吐，但我还是吃完了，一直吃到鸡鸣三声，

两天了，那姑娘铁了心不吃不喝，脸都发青了。

张洋没办法，捏着她的鼻子硬是灌了些许白粥下去。

「让我跟她谈谈吧。」

我搬了把椅子，走进房间，在她对面坐下。

姑娘被一根铁链拴在墙角，头垂着，头发上有血。

「我叫小南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

她一动不动，看起来就像个死人。

「我也是被卖过来的，能理解你的心情。」

她的脚轻微地抽了一下。

「你听我说，吃了饭才有力气活，活着就有希望，能做你想做的事。」

她慢慢抬起头，眼皮肿着，脸颊上是干掉的泪痕。

「你来这多少时间了。」

「两年。」

「你不想回去吗？」

「我在这过的挺好，适应了就好。」

「呵呵，滚吧，这种生活你也觉得好？」

我去洗了块毛巾，给她擦了擦脸。

「我叫小南，你叫什么？」

她又低下了头。

「竹梓清。」

我伸手抱住她。

「小清，我知道你受了很多苦，知道你心里难受，这些我也体会过，但至少你还活着啊，你还没有被打败，你还年轻还有希望，千万不要放弃自己。」

「会好起来的，只要你不放弃，只要你还相信希望，那么总有击退黑暗的那一天。」

她的身体在颤抖，我的肩膀被热泪浸透。

「记得吗，我们都活在阴沟里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。」

「想哭就哭吧，哭完这一场，继续活下去。」



我帮她解开了铁链，她抱着我哭得很大声，最后哭得睡着了。

你要好好活着，至少要好好生下孩子，活到满月酒那一天。

我给她讲我来这之后发生的事情，给她讲我是怎么被老太虐待，给她讲李家喜宴，给她讲猪圈里的李三娘，讲我走失的事情，讲傻姑娘的事情，讲马老板和周姑娘。

告诉她，其实你已经很幸运了。

我带她一起割草收菜，带她一起洗衣做饭，带她爬屋顶看星星，带她去小卖部买小零食。

她渐渐地会笑了，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方式，甚至也能听懂一些方言，跟老太一起骂人。

她和张洋睡卧室，我在厅堂打地铺，但她总是半夜偷偷跑出来吵着要跟我睡。

我搂着她，轻轻拍她的背，给她唱歌，哄她入睡。

「夜空中最亮的星.....」

09

竹梓清才十九岁，可她的肚子一天天大了起来。

老太不让她做重活，家里的吃食也好了起来。

一天，她吵着要吃麻辣鱼头，于是我带她去溪边抓鱼。她赤脚走进溪里，开心地泼水。

「小心点，鱼都被你吓跑了！」我笑着指责她。

「小南姐，你会游泳吗？」

「我啊，不会。」

「我也不会，嘻嘻。」

「不会还那么开心，嘻嘻。」我向她泼水。

「哎呀，别泼了别泼了，对孕妇好一点行不行。」

我伸手进溪水里准备捉鱼，竹梓清坐在大石头上晒太阳。

「小南姐，你说，孩子生出来会怎么样啊？」

我保持着同样的姿势，等着鱼游过来。

「就那样咯，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一个嘴巴。」

「我说我啦，我会怎么样。」

「你就当妈妈咯。」

我猛地一抓，鱼跑了，只抓起一捧水。

「当妈妈会怎么样？」



竹梓清整个人躺到了石头上，手臂遮着眼睛，不再嬉皮笑脸。

「我不知道，我没生过孩子。」

十二月的时候，我被张洋打了，那一巴掌扇得我嘴角出血，原因是马老板又托人送礼来。

自从张洋进医院后马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山溪村，这次又大张旗鼓地送了礼来。

「你到底跟他还是跟我！」

「我真的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送过来。」

他让我跪在外面，不守妇道的女人不配进门。

我不知跪了多久，晚上下了一场大雪，雪花落在我的肩头，越堆越高。

冷风凛冽，一道道寒气从我嘴角刮过，一遍遍提醒我那一巴掌。

「你是想让她跪到明天吗？！」

「我看你是疯了。」

「好啊，你不让她进来是吧，那我陪她跪。」

门开了，蜡黄的灯光涌出来，我颤抖地看着竹梓清一脚踩进雪里。

「进去！」

她愣愣地看着我。

「进去！」

我又说了一遍。

进去吧，里面多暖和啊，你还那么年轻，还有好长的路要走。

「我不！」

她在我身边跪了下来。

我感到全身的热量不停地散失，我抖得更厉害了，滚烫的泪一滴滴落下来，滴在雪地上，砸出一个个缺口。

我生不出孩子，并不是什么体寒。

我早就托周姑娘带了绝孕药，我这辈子也生不出孩子了。

我可以受辱，但绝不能在山溪村生下孩子，有了孩子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

但是没关系，我只要能报仇就够了。

10

竹梓清的肚子越来越大，人却没了一开始要当妈妈的好奇和喜悦，渐渐沉默起来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尝试用小卖部的劣质纸张做风车。

「小南姐，你以前是怎么样的？」

「我以前啊，是个大学生，在宿舍里经常四个人一起熬夜打游戏。」

「你有男朋友吗？」

「有，他很爱我。」

「真好。」

「你呢，以前是怎么样的？」

「我啊，成绩一般般，家里有个姐姐，对我特别好。」

「小南姐就像我姐姐一样，对我特别好。」

我的眼睛一酸。

「小南姐，你说，生了孩子，是不是就真的要留在这里了？」

「别想这些有的没的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」

我会带你离开这里，等满月酒一过，就带你离开这里。

我拨弄着卡纸，心里想着，不觉露出了笑容。

可是这话我没有说出口，永远也没有说出口。

一月十二，马兴飞的黑色轿车再一次出现在小院口。

我正在研究我的风车，车鸣三声，我手一抖，未完工的风车掉在了地上。

「南姑娘，老板想见你，上车吧。」还是那个小助理。

竹梓清坐在我旁边吃苹果，老太出门买菜，张洋在烘火。

我面无表情地站起身，拖着身体往汽车走去。

「请吧。」

「等等。」

我弯下腰抬起门口的一块大石头，是我半个月前准备好的。

「我把这块石头送给你们老板。」

话音未落，我猛地把石头砸在车前盖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

「叫马兴飞滚远点，老娘不稀罕。」

「我就是跟猪过也不会跟他的。」

原以为小助理已经气得说不出话来，谁知身后轻飘飘传来一句：「干得漂亮」。

「原话转告。」我笑了笑。

「原话转告。」

小助理开着凹陷的黑色轿车离开了。

我走到桌前，发现张洋正坐在我的位置上，风车也被捡了起来。

他递过来一个苹果：「吃吗？」

我拿起风车往里走：「不了。」

下午的时候，竹梓清要生了，比预产期提前了一个月。

村里卫生部的产婆赶来接生，我虽然担心但对生产方面的知识一窍不通，只能拉着她的手鼓励她。

「年纪太小啦，骨盆不够大，难生！」产婆说。

「婆婆，您帮帮忙吧！大人小孩都要平平安安啊！」

听着竹梓清的惨叫，我攥着她的手，不停地求产婆。

我知道，如果只能保一个，他们一定会保小的。

「好啦好啦，我知道，我会尽力的，你去给她换条毛巾。」

血越流越多，女孩的下体几乎浸在了血泊里。

「会没事的，会没事的，你听产婆的话，肯定能生下来的。」

我急得快哭了，看她两只手抓着被单，像要揪出两个窟窿来。

「血太多了，唉，你再去打一盆水来。」

「小南姐.....」

「我在。」

「我怕.....」

「不怕啊，不怕，我在呢，不怕.....」

「陪着.....我.....」

「好，我陪着你，我不走，我陪着你。」

婴儿的第一声啼哭，那么清脆，那么响亮。窗外夕阳一片好，窗内母女平安。

老太抢着抱过孩子，看到是女孩，有些失望。

竹梓清拉着我的手，「谢谢你。」

生下孩子后，竹梓清身体虚弱了许多，我和小麻子一起捉野鸡给她吃。

小麻子是傻姑娘的女儿，因为脸上全是麻子，卖都卖不出去，很小就被丢出家门自生自灭了。她住在庙里，几年来一直以乞讨为生，我和周姑娘时常会给她带点吃的穿的，小麻子总是感

动得鼻涕眼泪直流，说我们不来的时候她每天都为我们祈福，希望我们的心愿早日实现。

不过虽说是庙，却连一座佛像也没有，整座屋子摇摇欲坠，雨天漏水晴天暴晒，屋内只挂了一些红布条，圆台上摆一些香烛，就当是祈福之地了。

「拜这些红布条有用吗？」我不止一次问周姑娘。

「求个心里踏实。当你什么也不能相信时，只能相信鬼神了。」

捉鸡几乎花去整整一天时间，我和小麻子蹲得腿都麻了，总算等到一只漂亮的公鸡入网。

「小麻子，最近有没有见你周姐姐？」

「没有哇，好久没见她了。」

「你去打听打听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」

「不会吧，丧事村子里肯定都知道了。」

「瞎说什么呢，许是得了什么病吧。」

「得嘞，明天就去打听打听。」

一月底，老太开始张罗满月酒的事情。

我终于会做风车了，我拿着风车逗孩子玩，她总是乐得咯咯笑。

「还没取名字吗？」

「说是满月酒的时候再取。」

竹梓清枕着我的肩膀，这几天气色红润起来。

「小南姐，你会陪着我吗？」

做了妈妈后，她沉默的时间更多了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「嗯。」

我举起风车，对着张扬热烈的晚霞招了招手。

快了，再等等，快了。

11

满月酒前几天，小麻子来找我。

「小南姐姐！不好了不好了！」

「周姑娘出事儿了！我去她家蹲了好几天都不见她人，就想可能和马老板有关，我找去了那间小屋子，也没找到她。我正想走，就听见铁链拖动的声音，走到很里面才看到周姐姐，她被马老板囚禁了好长时间，用大铁链拴着，身上都是伤，她叫我赶紧来找你。」

如遭雷劈一般，我整个人都是麻木的，我进屋拿了些吃的和碘酒。

「你去给周姐姐送去，一定小心别被人看到。告诉她，二月十二，我会烧青菜给她吃，叫她别死了。」

二月十二，阴天，春意阑珊，万物复苏。

中午时，小院的门被敲响了。

「您好，我们是来采景的摄影队，不知道能不能管一餐饭，价钱好商量。」

「哎呦，来的好啊，今儿我孙女满月啦，不用钱，请你们吃！」

老太乐呵呵地招待他们进来，我负责端茶倒水，摄影队给孙女拍了许多照片，答应以后洗出来送给老太。

「真巧啊，我们赶上这么个好日子。」

「是啊是啊，要是不介意，晚上一起来吃满月酒哇。」

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」

我看着水壶底被烧得发红，捏紧了几只茶杯。

这只所谓的摄影队一共五人，一个是阿航，四个是便衣警察。

阿航是我被拐卖前的男朋友。



两年后，我去镇上帮工的时候，偷偷借了乐队的手机打电话，那通电话就是打给他的。

后来过了几天，我在帮工的间隙争取到十分钟的时间，去见了赶到镇上的阿航。

被拐卖后，我和他第一次面对面。

「通知你爸妈了吗？」

「没，我怕他们担心，还是等事情结束回家再说吧。」

「你想好了？如果你想走，我现在就能带你走。」

「我不差这一两年，我他妈就想两刀捅死他们你知道吗！可是我不能啊，我只能用这种方式。」

「要想将这伙人贩子一窝端了，我必须有证据，不能让他们有任何逃跑的机会。」

我紧紧攥着手，恨意在心中疯狂生长，我要亲眼看着那两个害我水深火热的魔鬼下地狱。

他盯着茶杯，不说话。

「对不起，又麻烦你了，我.....」

「没事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你一个人很不容易吧。我会帮你的，都会好起来的，我等着你回来的那一天。」

他走过来抱住我，轻轻拍着我的背，我失声痛哭。

再回到山溪村时，我藏了一部老年机，一直关机。

在确认完满月酒两个人贩子也会出席后，我给阿航打了电话，等着二月十二到来。

满月酒办得很热闹，几乎全村的人都聚了起来，老太忙上忙下，整个人红彤彤的，气色很好。

竹梓清抱着孩子在卧室喂奶，张洋呆呆地坐在厅堂削苹果。

「吃吗？」

「吃呗。」

我接过来咬了两口，整个厅堂只剩下咀嚼声。

「小南姐，孩子睡不着，我想带她出去透透气。」

「走。」

夜色正浓，孩子慢慢就睡着了，我和竹梓清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

「小南姐，你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？」

「最痛苦啊，可能是刚来这里那段时间，他们怕我跑，不肯让我一个人待着，打骂是常事，每天中午都只能吃到馊掉的馒头和汤。」

「那你现在呢，想回去吗？」

「你不想吗？」

她沉默了一会，轻轻说：「可是我回不去了。」

我的心脏猛地挣了一下，不知怎么接话。

她接着说下去：「我是馊掉的柳丁汁和浓汤,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,我是灯火流离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人看得到也没人需要的北极星。」

我知道这句话，是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。

「你被人强奸过吗？」

我沉默了，我从一开始便强行带入角色，全当自己是在出卖肉体得以苟活，后来的麻木和无动于衷，是出于习惯还是同化，我自己也不清楚了，也许二者都有。

对小南来说，活着是第一等事，哪怕内心是抗拒是排斥是不情愿。

肉体 and 灵魂是否完全，是第二等。

「你看，你没经历过那些事，你没什么可顾虑的，被卖到这里来，只是你人生的一场噩梦，醒了就好了。如果能回去，你的生活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下去。」她突然不往前走了：「但是我呢，我怎么回去？」

我停了下来，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走到了溪边：「只要你想，活着就还有希望.....」

「对，每次你都这么说，其实是我自己根本不想回去，是我没有办法回去，你告诉我怎么回去，带着这个孩子回去？我以后怎么过日子？」

孩子被她的大吼大叫吵醒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「每次你说这些话，我都觉得是对我这种肮脏存在的怜悯。我被人轮过，你懂那种感觉吗？你不懂，你是整的，我是残的。」

「你懂那种，被人撕开的感受吗？你有什么资格说那些所谓的道理，你什么都不懂，你什么都没经历过！」

我望着她的眼睛，望见了两潭乌黑不见底的水，底下是滚烫的红泥，沸腾了一次又一次，又冷凝了一次又一次，反反复复煮的烂透，变成黏稠的泥浆。

这些，都在我不知道的黑夜里悄无声息地发生着，和我心中的恨意一样，不知不觉地野蛮生长。

「我知道你要做什么，有天晚上你睡着了，说要带我回家。」

「谢谢你。」

她伸出手，轻轻地抚上了我的脸颊。

我说不出一句话，只觉得心脏如闷雷，轰隆隆震个不停。

「可是小南姐，太晚了，那件事发生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了自己的结局。」

「每次都是你照顾我，这次换我好不好，你一定要活下去，带着我那份一起。」

她决然地抱着孩子扑进了水里，水花溅起的同时婴儿的哭声也消失了，就像突然被捂住了嘴，或是突然割断了脖颈。

我猛地伸出手想要抓住些什么，却什么也抓不住，只愣愣地看着荡开的层层涟漪。

12

要救人，我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想法。

能救一个是一个，要救人，要从深渊底下救人。

我猛地一惊，想到了周姑娘。

顾不上想其他，我朝那间明黄的小屋跑去，周遭没什么人，都去吃满月酒了，灯都没亮几盏。那间屋子还是原样，但没开灯。

我走到最里面，地上的血迹越来越深，周姑娘跪在墙角，头发垂在头前面，一生长裙全是裂口，像是鞭伤。

「我来了。」我轻轻抱住她：「不是说好了一起走吗？」

她整个人冰凉彻骨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完全靠在我身上。

「说话啊，怎么不说话了.....」

我突然很害怕，害怕因为自己没有早点来救她，她没抗住；害怕因为自己的计划，漏算了她这一环。

「北面的山你还没看过呢.....我烧的青菜可好吃了，你还没吃过呢.....」

除了张洋和老太，周姑娘是我在山溪村认识时间最长的人。

一个有着相同抱负的人，一个永远热烈的人，她会在我靠近猪圈时叫我快跑，会告诉张洋我走失而不是逃跑，会偷偷帮我带绝孕药，总是拉着我去庙里祈福，总是给小麻子带热乎乎的大饼。

这样一个美丽的生命，一个活在深渊底却永远向往光明的人。

「咳咳.....再晚点真死了.....」

周姑娘咳出几口血，我破涕为笑。

「马兴飞那王八蛋真他妈狠啊，等回去了绝对让他十倍奉还。」

「几点了？」

我抬头看了看挂钟，说：「八点二十。」

阿航说是八点半行动，也不知能不能顺利抓到人贩子。

我将抓捕计划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姑娘。

「小心那个.....叫良哥的，他警觉得很.....这里有油和打火机，烧他车，别让他跑了.....」

「好，你在这等等，等事情办完就来找你。」

我扯了扯铁链，胳膊粗的链子死死地扣在周姑娘的脚踝上。

「别费力了，叫警察来弄吧.....」

「你等着，别死啊，你死了，十个马兴飞也赔不起。」

「怎么会死.....我舍不得。」

我赶忙跑向满月酒席附近，找了一圈终于找到了人贩子的车，那辆躺过无数可怜人的车。

车停得很偏僻，起火了也没人会发现，我将油泼了上去，快速地扔了打火机，火很快烧了起来，车被火舌吃干抹净。

村子偏僻，就算他马上发现端倪，一时间想找到车逃走，也不容易。

「果然是你，高杉北。」

我颤抖着回过头，对上了那张有着巨大鹰钩鼻的脸。

「我当是谁敢报警抓我，还烧我车，你真是和四年前一模一样，胆子够肥，人够野。」

「你认识我？」

我尽量让自己不表现出害怕，迫使自己直视那双狠戾的眼睛。

「无所谓认不认识，反正我看你也活够了，不如去地底问问阎王。」

拖延术失败了，他亮出一把匕首向我扑来。

「救命啊！」

我拔腿就跑，没了命地跑，朝着有亮光的地方跑，只要有人看到，就能阻止他。

可是很快，我就被他追上，一把捂住了嘴。

「上黄泉路也这么不老实？一刀下去痛痛快快不好吗？」

救救我，有没有人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，我熬了四年，不想就这么卑微地结束。

我使劲地仰头，看那些不远处的灯光，满月酒很热闹吧。

我发不出声音，只能不停地摇头，眼泪不争气地往下掉。

银亮的匕首向我挥来，刀刃离我的脖子越来越近。

「放开她！」

扼住我的人突然松开了手，我满心期待地看向来救我的人。



是张洋。

良哥擦了擦嘴角被张洋打出来的血，阴狠地看着他。

「这么想死，你替她死啊！」

「小南快跑！」

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去求助，千万不要有事啊，千万不能有事啊。

这个家已经少了两个人了，不要这么残忍啊。

警察赶到的时候，张洋被摁在地上，那把匕首不停地刺向他的身体。

「张洋！」

阿航死死地拉住我，不让我过去。

「警察！不许动！」

「张洋！」

血漫过我的脚，染红了整个二月。

13

我叫高杉北，四年前被人贩子拐卖了。



四年后，人贩子被一窝端，我也回到了故土。

张洋死后两个月，我回山溪村看望老太，老太当时知道三个人的死讯时当场晕倒，被送往医院治疗，住了一个月才出院。之后便整日郁郁寡欢，头发很快变成了一片银白。

「张婆婆，张婆婆，我们想吃糖！」

是那群小孩。

「诶，吃糖.....吃糖.....」

老太呆呆地重复着他们的话，站在原地。

小孩们见她没有反应，笑着跑了。

我为她做了些杂活，也不知该和她说些什么，她似乎也不愿与我交流，只是木木地盯着远方。

我在小屋房间的枕头底下找到了一架纸风车，已经被拆开了，五颜六色碎成一块块的，上面写了字。

「他们从地狱里爬出来，把我拖往深深的地底。那里全都是蜈蚣的触须，黑色的东西往我身上爬，整个人被吃的一干二净。」

「他们硬插进来，而骂我不知廉耻。」

「我好像早就死了，死了几十次，每一次都被人撕成两半。」

「小南姐，你不会救我的，因为你怕死。」

「不能干净地活了，我还能做到干净地死吧，什么也不要留下了。」

又是一年，阿航来找我，告诉我他要结婚了。

是他单位的同事，两个人已经谈了四年了。

我高兴地祝他幸福，找借口推掉了喜酒之邀。

半年后，我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小麻子好不容易赶去镇上打来的，她叫我赶紧回去看看老太，说是快不行了。

等我赶到时，老太果然躺在床上奄奄一息。小麻子在床边守着，见我进来，识趣地退了出去。

「妈.....」我唤了一声，不知该说什么。

老太转向我，裤腿卷了起来，露出小腿上一个大的吓人的陈年旧疤，像是烫伤。

她颤颤巍巍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一张又黄又皱的纸条，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：夏兰心 浮梁县。

我只觉得胸闷气短，突然想起张洋很早以前说的那句：

「这里的女人都是被卖过来的」

「丫头.....这些年，苦了你了。」

「我死后，能不能帮我.....」

她的声音越来越弱，我赶忙贴过去听。

「您说。」

「帮我.....回家.....」

我红了眼，应了下来。

「你唱歌.....好听，再唱一次，我听听.....」

我想起那天在镇里的小广场上唱歌，老太蹒跚离去的背影，静静地听我唱歌，又悄悄地离开，她一定是想起了曾经的生活吧。

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.....」

屋子里冷清极了，外头落叶被风吹得飘摇，发出沙沙声。

「那仰望的人，心底的孤独和叹息.....」

我的声音一直发颤，哽咽着唱完了一首歌。

老太面带微笑，永远地睡过去了。